

▷ 随想录

偶得认真的心相

龚静

耦园非闹猛之处,大队人马较少。耦,通“偶”,耦园住佳偶,既是当初购园者清人沈秉成携妻偕隐之意,也是分东西两园借走马楼连接的园林结构。来耦园不过是想避开闹猛之园闲走闲走,既是闲走,也就不分究竟,看个亭台飞檐草木花卉的,随便。就这么走到大厅,竟可以点评弹。一人两人皆可。点了一曲“钗头凤”。略丰腴但仍蛮清秀的中年女子遣了其他三两游客,排上窗门,回身抄起琵琶,哦,原来是演员呢。边上刚才还翘着二郎腿埋头手机的中年发福男子,也已经秋色长衫上最后一个直角钮,顺手提起了三弦。熟悉的调子响起,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的词用评弹特有的调子唱出来,好像于悲切之外多了几分跌宕和婉转。唱的人也是用了心思的,听得出来曲调里一唱三叹的意味。一曲听罢,只叹太短。闲聊下来,知中年男女原来是评弹学校时的师兄妹呢,以前是评弹团的,后来出来驻园唱戏。我说如今评弹重新有起色了,也有新编评弹戏演出呢。

中年男子直言现在评弹缺少好编剧,写出来的词唱不出来。女子边上以苏白道:他唱得老好的,可以搭上海的秦建国飙戏呢。哦哦,那你现在这样在园子里唱戏不觉得大材小用吗?中年男却道,现在不像年轻时了,也不太想那些突破发展之类了,“在这里唱,看到听得认真的,我唱得也认真。有朋友,有戏唱唱,蛮好了。过好日子顶要紧了”。理解理解。正说着,他们的外卖送来了。不好意思多扰了。只要心里真正不会若《钗头凤》之词“莫莫莫”“错错错”,天天结伴园林,亦是满园春色的。不成想在耦园包场评弹,还和评弹演员聊聊天,也算耦园偶得。

出了园,原路返,去觅大新桥巷上的郭绍虞故居。说来也是偶得。身为复旦中文人,当然知道郭绍虞先生的,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系主任的。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复旦读书时并未有机缘见到,但晓得郭老还健在的,只是于我们那时的学生来说,郭老就像一个传说一般的存在的,面见似乎倒不真实了。此番来

苏州闲走,查地图时竟知此处有郭老故居。去耦园前特意张望着间间老屋,未发现。返程还特地问了一位街边的大姐,她似乎并不知晓郭绍虞,大太阳底下比划半天并不知所以然。那就接着找。终于看到铭牌了。“大新桥巷12、13、20号”,不过老屋门上只显示20号,12、13号呢?这牌有啥奥妙?正好又看到聊过天的古玩老爷叔,他在隔壁邻居老伯家白话呢,经他指点,方知12、13号藏在边上一条细细夹弄内。夹弄暗乎乎的,小心走进,拐个弯,才见到13号,再走过去又拐个弯,看到12号,都已经装了防盗铁门。想来里面住户也是不少的,13号的门上标识13-1。说来这两扇门应该都是当年的后门或侧门。20号是原临河的大门。铭牌上说此宅原建于清朝,一路五进,依次厅门、轿花厅、方厅和大厅,当然现如今是无法再见此貌了。再查查资料,才知此处宅子乃郭老1927年任教燕京大学后,生活稳定,略有积蓄,而在老家苏州购买的,以奉养父母晚年,其兄长一家一起居住,郭老则于假

期来此探望。花厅曾是郭老书房。出来再看看临河的20号,其实也看不出什么究竟,也就是看一看吧。

虽然看不出究竟,看了一看,还是很高兴。刚才走出13号时看到边上有间屋子,外墙门脸装修过,还涂鸦着青蛙等卡通动物,大门紧闭,似什么艺术工作室。想一想在这样的夹弄里藏着这样的屋子,颇有意思。类似老街的这些老屋,小模小样不起眼,若非走进、攀谈,谁晓得各种乾坤呢。

走了一大圈,葭葭巷桥头的那张方桌竟还是热闹着,中年人,三男俩女,家居衣衫,有位大叔干脆光着膀子,盐水虾盐水毛豆四喜烤麸清蒸白水鱼排骨冬瓜汤,小老酒咪咪,老相邻嘎嘎山湖。走过去搭话:平江路这边闹猛来,门面出租大概也是老价钿了。其中一位浓眉汉子答:要沿街的人才租得出价,平江路随便哪家店面房,年租金总要七八十万,像我们这里,转弯,过个桥,就不一样了,二三十万吧。我们住弄堂里厢,更租不出去的,过过平日脚吧。附近有书店,看着白天晚

上的也没啥客人的,进去看看卖装帧考究的历史人文生活美学类书籍,店主坐在店堂深处的官帽椅上练毛笔字呢,也不怎么搭理来者。我说那这家书店不知怎么经营呢,二三十万租金也不便宜啊,看着没啥客人光顾呢。光膀子大叔见我疑惑,哎,他家还有楼上呢,也许还做点其他啥生意的。我们也不晓得咯。一桌家常晚饭谈谈讲讲,从晚霞蓝红吃到夜灯初上。玫红色连衣裙的中年女子一手小铅桶一手塑料大桶边跟他们招呼边走向桥头那口井,开井盖,井栏光润。小铅桶下井,提水,动作顺畅,中年女子说这井水还干净的,用它洗涮拖地浇院子蛮好的,不收水费的嘛。家里是有自来水的。看她直身款连衫裙,珍珠项链珍珠手链装备齐整,只要换掉拖鞋,出客上台都没问题啊,其实不过出来吊桶水。

念及下榻时前台递过来两瓶酒店自制的酸梅汤,明知羊毛出在羊身上,也不过一点随常饮品,让人心里一安。酸梅汤滋润过客,装扮舒舒不苟随常日,细细碎碎,认真的心相。

老之断想

陈恩浩

从前遇见熟人,彼此招呼,开口语总是一个“忙”,夸张一点的还会说:我忙到恨不得把脚也掬起来。

退休后继续工作叫做发挥“余热”,整天还在“忙”,于社会、于自己都有利。但“忙”也得有个度,发挥的毕竟是余热罢了,热量有限,卡路里是以呈递减的速度计算的,耗掉一点就少一点。照亮了别人却燃烧了自己,这精神境界是高尚的,然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未免偏颇,至少是对自己不公平。“余热”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切莫再“忙到恨不得把脚也掬起来”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只是自说自话,提醒一下。

白居易有诗云:“自此光阴为已有,从前日月属官家。”到了退休这把年纪,人生最重要的那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赶紧去做。这话简单,做起来并不简单。做成的是聪明人,是对得起自己的人。

作家程乃珊曾说过,她要享受生活。此语意味深长。生活是可以供人享受的,倒不一定局限于高消费,寻常百姓与大款、大人家同样可以享受生活。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非常可惜。

现时,人到60退休,似进入老年年龄段。古时,人到66,方称老。《晋书·食货志》载:“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即,66岁以上叫“老”;12岁以下,叫“小”,老小皆可不做事。民间也有类似之语:“六十六,买块肉”,以示人到66岁,便可过寿,便可摆脱繁杂的事务、家务,尽享天伦之乐了。

老,是自然现象。过了一年长一岁,今年二十,明年决不会十八。这,对谁都不会开“后门”,谁都难以获得“照顾”。

活到老了有什么好处呢?有很多好处。曾听到一些老人自我吹嘘:“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颇有点英雄气概,让我兴奋鼓舞。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也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高耸的墓碑,并不能为他的生存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何必管那些身后的哀荣。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越来越好

李婉奕

身边的世事变幻无穷:高楼大厦日益增多,5G网络即将到来,无人飞机出现,出门只用带手机……作为一名初中生,我也在关注属于自己的小变化。

从初二升到初三,开学前几日,我像疯了一样询问向身边的人“你当初上初三是什么感觉?”当时的我十分害怕上初三,并不想那么快地成为别人口中的“你要抓紧,不抓紧没时间”的那一类人。惴惴不安中,也有那么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其实,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变化还是我的心态,没有它的话,自己不可能变得这么乐观、积极。心态的变化让我改变了对身边事物的看法,让我拥有一颗坦然的心。它和我一样也会不断地变化,它和我貌似是正比关系,它变得越好,我也变得越来越好。我记

得在2018年新的一年到来时,它告诉我:做任何事情时,无问西东才是最好的把事情做成功的方法。我希望它继续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继续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说变化,我想还有一个,就是毅力。有同学羡慕过我跑步时一点都不累,其实,这是我从小锻炼的结果。很小的时候,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出去爬山,这么多年,很好地磨练了我的意志力和毅力。在时间的变化中,它也变得越来越好。在近期跑步时,我发现跑完一两圈之后,身体里又会有股新能量,助推我向前跑。

我相信,所有的变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变得越来越好。

(本文作者系迎园中学初三(1)班学生)



阳光

戴达

阳光,让蜜蜂衔着,
阳光,变成甜甜的了。

阳光,让花儿穿着,
阳光,变成香香的了。

阳光,让百灵鸟唱着,
阳光,变成脆脆的了。

阳光,让乌鸦背着,
阳光,变成黑黑的了。

阳光,让妈妈含在眼里,
阳光,变成暖暖的了。

潜研堂夜话

元亭载酒漫相从,谭坐挥频日下春。
北宋文章欧永书,东京训诂郑司农。
三长著述千秋擅,九算精微百古宗。
受用尽数无尽藏,指头禅理得天龙。

文/清]李景董 画/张佩华

延长人生的“最后寻欢阶段”

赖云青

人在退休之后的余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最后寻欢阶段、离世准备阶段和离世开始阶段。所谓“最后寻欢阶段”,是一个人退休后,能外出活动,接触大自然,乃是末段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人生最美的时期。这就是大家所称颂的所重视的“又一春”。

在这个阶段里,外界给人的约束大大减少,人内心的欲望也大面积收缩,寻找欢乐、享受人生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这个阶段的长短,各人不同。有的仅几年,有的可长达数十年。长短不同,但每人都该寻找自己的人生欢乐。

这是我从2018年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著)里,综合出来的结论,而我也盛赞这个明智的观点。不过,这儿要澄清几句:这儿的“寻欢”,不是世俗所说的“寻欢作乐”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是去追求非法享乐、放纵的生活,而是寻求人的心身的欢乐,每个生命来到人间,都有权利享受他的美好生活。在退休之前,要奋斗,要创造,要积累;只

在奋斗中、在创造时、在积累里得到欢乐;而如今呢,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安享你该有的晚年欢乐。可是,这欢乐是要你自己去寻求的,却是你这辈子最后的时机。

其实,这个“寻欢”论,也不是周大新的原创,他是从一位英国医生的著作里归纳出来的。我认为,说法不论出处,有理、合乎实际就灵!

如果说你赞成这个养老观点,那么问题就集中在如何“寻”与如何“延长”方面了。为什么我们的晚年欢乐要“寻”呢?欢乐这玩意儿,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相反地,同一件事情,有人觉得苦,有的感到乐。就以写文章来说吧,往往要苦思冥想、夜不成寐、搜索枯肠而成篇,有人觉得苦透苦透,可也有的却感到乐在其中——那是在创造(创作)一种精神成果,享受着心灵上高层次的欢乐!可见苦与乐是相对的,因人而异。人各有志,人各有优质,那就该去寻欢避苦,找找自己的长项,从中撷取欢乐。

其实,许许多多“乐龄”人群中,正

是如此找乐的:有的周游人间美景、有的学习琴棋书画、有的独钓寒江、有的读书治学、还有的乐当各种志愿者等等,都是在寻“乐在其中”的欢。

问题在如何延长这么个美好的“阶段”呢?这个“延长”法子,在各种媒体上,讲得够多了,特别是“微信”里,可说是铺天盖地地涌现着!各人自然会取其所需,毋需唠叨。不过有一点得研究,那就是当你的晚年欢乐受到阻碍、威胁、中断时,该咋办?这往往是在疾病、丧偶、家庭变故以及许许多多不幸加身时刻所遇到的境况。不用讳言,这时人生欢乐自然中断,但不是“终”断。那就该从此中摆脱出来吧!

一个人遭难以后——特别是老人,还有没有欢乐人生呢?此时此刻,才是延长“人生最后寻欢阶段”的关键所在。如果从此一蹶不振,整日以泪洗面的话,那么这个余生也就无欢可言咯;若是能从遭劫中摆脱出来,即可延长这个“最后寻欢阶段”。

至于如何“摆脱”,那得请心理医生帮忙啦!